

入眼迷花 著

回到古代当美女

上



© 入眼迷花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回到古代当美女：全2册 / 入眼迷花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3.1

ISBN 978-7-5470-1910-8

I. ①回… II. ①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4902号



当美女变成丑女，
也许是上天赐予的一次机会，
如果遇上了那个对的人，
便应当心存感激。





目 录 凤菲菲的简短人生履历 PAGE 005



第一章 做个妖精如何? PAGE 011



第二章 温如言的秘密 PAGE 031



第三章 我的弟弟凤郎 PAGE 053



第四章 波波彩票庄 PAGE 073



第五章 秀波达集团 PAGE 093



第六章 明星养成计划 PAGE 111





第七章 夜探鬼屋 PAGE 129



第八章 第二次绑架 PAGE 149



第九章 流水落花春去也 PAGE 167



第十章 血海深仇 PAGE 185



第十一章 落英仙子出嫁 PAGE 205



第十二章 西门家的传奇 PAGE 223



番外 温如言篇 PAGE 243



Contents

Ruyanmihua works



模 子



风 菲 菲 的 阔 短 人 生 模 历



很多记者都喜欢用冷艳清华、
遗世孤绝这类清冷的形容词来形容我，
或许在世人眼里，一个身边除了经纪人再无旁的亲人、
总是独来独往的顶级美女就应该是一种性子。





我，凤菲菲，今年二十一岁。红遍港澳台大陆、扫荡东南亚，即将震惊好莱坞的青春玉女明星。

不是我自夸，实在是天生丽质难自弃，把我那长得还算顺眼的爹妈外貌上的全部优点吸干取尽，再发扬光大了十倍有余，要是这样还称不上绝色美女那这世上还会有美女吗？

很多记者都喜欢用冷艳清华、遗世孤绝这类清冷的形容词来形容我，或许在世人眼里，一个身边除了经纪人再无旁的亲人、总是独来独往的顶级美女就应该是这种性子。反正，我冷漠的形象不但没有让我失去公众的支持，反而让粉丝们更加疯狂地想要亲近我，媒体自然也乐于扮演狗仔的角色，至少记者们能多赚不少稿费，报纸杂志也能借机大卖广告。

皆大欢喜！

然而事实上，我当然是有亲人的，不仅有，且不止一个。父母双全，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只是我们这一家四口人却分住了四个地方，从没有在人前曝光过。

你也许会说，这也算一家人？

很遗憾，如假包换，是不是很讽刺？

话说当年，我那风流成性的老爸和被牌友尊称为自动麻将机的老妈闹离婚，为了争夺我的监护权，在法庭上几度大打出手，还在社会版上占了一小块豆腐干。

那对夫妻正唇枪舌剑，斗得热闹，一面把自己夸成一朵花，另一面就把对方踩成烂泥。

我的双胞胎弟弟凤琅，一脸害怕的表情，和我一起坐在法庭上等候法官的最终判决。我冷眼看着可怜兮兮缩在座位一角啃指甲的弟弟，头大如斗，四肢幼细，完全不成比例。头发枯黄干涩，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这样的模样居然和我是双胞胎？上帝造人真是奇怪！

更重要的是——他的个性一点也不像凤家的人，像只小白兔般的好欺负，对人完全没有心防，善良得令人发指。和我的性子根本是一个南极一个北极。

我不止一次怀疑过他不是我的弟弟。虽然老爸指天誓日他和我是同时从老妈肚子里钻



出来的，我仍然坚持认为是他们抱错了，好端端地把只无辜的小红帽送进了狼外婆家。

我想现场的人一定都会和我抱有同样的想法。

法官大人很无奈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小妹妹，你想和妈妈一起住还是和爸爸一起住？”看来她已经彻底放弃要调解那对夫妻的想法了。也是，这世上能和那对“疯狂外星人”夫妻好好沟通交流的人貌似还没有出生。

“我跟妈妈！”我超级冷静地说。

“菲菲，你没发烧吧？”老爸惊呼，“爸爸多疼你啊，你跟你妈等于就是孤儿，她只会打麻将，根本没心思照顾你！”

“你要照顾太多的阿姨了。”

我及时堵住妈妈未出口的恶言，再也不想听两人斯文扫地的当街对骂了。与其忍受爸爸像蝴蝶一样四处招摇的风流情史，我宁可忍受乌烟瘴气的麻将。

妈妈笑得很得意，爸爸很愤怒，弟弟却很茫然。

虽然法官大人惊讶于眼前这个小女孩不同于年龄的早熟，但看得出法官大人很希望能早日摆脱这对不太正常的夫妻，当机立断地做出裁决：“……本庭当庭宣布判决如下：凤起之和陈茵夫妻关系解除。凤菲菲由陈茵抚养，凤琅由凤起之抚养……”

谁也没有再问问弟弟的意愿，很直接地就做出了裁决，就像弟弟根本是透明的一样。就像以前发生过的无数次事件一样，向我证明了——人生，除了自己没有必不可缺的元素。

挥挥手，我告别了爸爸和弟弟。这个家庭的散伙真是件值得庆祝的事！

那一年我十岁。



在麻将声中忍到无可再忍的时候，我被现在的经纪人发现了。

凭着这张脸去拍了一个饮料广告而迅速蹿红。趁热打铁，我的经纪人随即安排了一系列的影视剧和演出。我一下子红得发紫，在最短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为一颗最美丽的超星。

曾经有记者说过，我的美丽已经超越了一切，男女老少都会一见震撼，再见心疼，从

此难舍难忘。所以我红得没了道理，连我自己也有点难以置信。

在我赚到人生第一个一百万的时候，我拿着那张存折扔到我妈面前。我只向她要求一件事——我要搬出去独居。她看了看折子上的数字，很爽快地在监护人授权书上签了名。

我用一百万跟我的亲生妈妈买个耳根清净！

于是又有一件事向我证明了——原来美丽是一件这么好用的工具，不仅能赚钱，还能争取到自由呼吸的空间。

也就在那一年，我接到了凤琅的电话。

“姐，爸爸又要结婚了。”电话那头传来他软软的还带着童音的声音。

“我知道了。喜帖不用发给我了，让他把银行账号告诉我，礼金会直接划到他账上。”我对爸爸的再婚一点也不惊讶，他对从十五岁到五十岁的美丽女人都很慷慨、温柔，在女人中一向很吃得开。

“嗯！”凤琅答应着，却一点也没有挂电话的意思。

“还有什么事吗？”我有些不耐烦。

“姐，新妈妈她不太喜欢……”不用等他说完，我就全明白了。哪个新婚之家会欢迎一个拖油瓶的存在？尤其又是一个丑陋不讨喜的孩子。

“爸爸怎么说？”我干脆地问。

凤琅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才开口：“姐，新妈妈有自己的孩子。爸爸他很为难……”

“你真没用！”我略带些恶意地说。真看不上他的好脾气，说得好听点是善良，不好听点就是懦弱。

“姐，我有些怕！”他迷茫的声音穿过电线传到我耳中。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法庭上蜷曲着身子啃指甲的小男孩。

“我会让人安排，过两天就派人来接你。”对于凤家这个异数我最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答应。

“姐，你真好！”凤琅开心地说，声音中夹着小孩特有的娇嫩，“姐，我太高兴了，我可以和你一起住了。”

我心里一动，有种睽违已久的暖流跃跃欲出。能被一个人全心全意地信赖依靠，这种



感觉似乎还挺不赖。但我知道这种感觉有多么不可靠。

“你自己一个人住，我会找保姆照顾你。”

“为什么？”凤琅不理解，小声地叫起来。

“不为什么，我不习惯身边多个人。”我冷冷地道，“你也该长大了。”

不想听到他失望的声音，我急忙挂掉电话。

那一年，我十四岁，凤琅也是。



我一天比一天地红，钱一天比一天多，身边的人却永远只得经纪人一个。

爸爸妈妈已经是过去时了，用钱和法律可以解决掉很多问题。我也不怕他们到媒体去乱说话，像他们这样的人，如果有脸站出来，反倒是对我的宣传了。

当我被所有人尊称为“凤姐”的时候，那个一年也见不了几回面的弟弟凤琅给我打来了电话。

“姐，我刚收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人学通知书！”年轻人满腔的热情一股脑儿地倾向我。

“嗯，好好念。”我淡淡地说，“学费生活费我会派人送来。”

难怪我要怀疑他是抱错了。我爸的脑子只在女人身上灵光，我妈眼中只有十三张牌，我从小到大功课都是平平。只有他一路走来都是第一名，不愧是凤家的异数。

“姐，我们见个面吧。”他早已习惯了我的冷漠，全然不以为意，“九月我走了以后，我们就更难得见面了。”

有什么好见的？国内国外对凤家人而言完全没有区别，一样的远。我心里这么想，可脱口而出的却是：“下午四点我会过来你住的地方。”

“好，我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菠萝咕咾肉，我专门和广东的同学学的！”凤琅兴奋期待的语气让我不忍拒绝。我很喜欢吃这道菜吗？我好像已经很多年没吃过了。

我去见凤琅的时候往往是自己开一部小巧的白色本田雅阁。这种车全中国有点小钱的就会有一辆，满街都是，和狗仔队玩捉迷藏最合适不过，一错眼就会跟丢。

我的生活已经全部卖给了公众，但我不必连我弟弟的隐私也一并贡献出来。他会有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路要走。

今天是周末，又下着点小雨，街上的车子比平时少了很多。

我一出门就被狗仔队咬上了，快开到凤琅家，也没能甩脱。

我一咬牙，仗着车技不错，猛踩油门，在大马路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穿进地底隧道，准备绕路走，找个机会甩掉身后的跟屁虫。

不过我今天的运气显然不好。

昏暗的隧道中，对面开来的卡车居然违规开大灯，强烈的光线直刺我双眼，我眼前白茫茫一片，心里有点慌神。速度太快了，我想踩刹车，但估计踩的是油门，因为车子轰地窜出去，狠狠撞上护栏，再翻过来，撞到山壁上。

等我清醒地意识到纠结全身的痛时，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真是不可思议。四周一片惨白，弥漫着消毒药水味，全身上下插满了各种名堂的管子，显然是医院了。

我听到经纪人熟悉的声音，他问医生：“菲菲的脸能恢复吗？”

医生很遗憾地叹口气，语气沉重，我的心也随之冰冷：“她的伤太重了！你也看到了，整块碎玻璃刺进了颅内，能活下来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至于容貌，等伤好后考虑整容吧。不过就算到国外找最好的整容医生做，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毫无瑕疵的美丽了。”

经纪人失声惊呼：“那怎么行？菲菲可是靠脸吃饭的啊！”

医生似是拍拍经纪人的肩膀，安慰道：“先别管脸了，现在手术虽然成功了，可能不能活下去还要看病人的求生意志。不管怎样，活着是最重要的。”

脸都破相了，那我还活着干什么？美女有美女的尊严，破相是我绝不能容许的错误。

在这个世上我唯一能拥有和控制的东西也离我而去，我的存在不论对这个世界还是对我而言都已经毫无意义。

闭紧眼，任冰冷拉走我，我毫不留恋地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

这一年，我二十一岁。

第一章

做个妖精如何？

我便是那天生的演员，前世在戏中扮着别人，
今生就在戏中扮演自己。
至于念念不忘的美图嘛——
我决定相信美少女是可以养成的这条真理。





我再一次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抱在怀里，嘴里塞着一个巨大得类似木瓜的东西。
如果我没有眼花，那应该是一个至少 F 杯的大咪咪。

真是可怕的经历！

我第一次发现罩杯太大了也是种痛苦，不仅自己痛苦，看的人更痛苦。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想着丰胸了。

我挥舞四肢，挣扎着要从大咪咪上爬起来。

咦？怎么全是婴儿的哇哇叫，四肢软绵绵的，没半点力气。

哇！我几时成了一个小婴儿？！我怎么没死成，还活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婴儿。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穿越？

老天，你玩我嘛，穿越也就罢了，把我附到一个婴儿身上就有点过了吧？

没等我回过神来，有个好温柔好温柔的声音传来，奇异地在我心里荡起了一圈圈涟漪。

“丁丁乖，丁丁乖啊！”有个女人站在一边柔声哄我，“娘在这儿呢。”

巨大的打击！！我瞠目结舌。

好丑的女人啊！圆脸塌鼻，鼻子上缀了无数的黑芝麻。身材上平下凹，如果和我同台搭戏，那肯定就是演专门抓美丽公主的妖怪，还不用化妆。

天，如果她就是穿越后的亲娘，那我对自己的容貌也不用有任何的期许了，和美女八百年也搭不上一条边。

我不要啊！别人穿越都变成美丽的公主、英俊的王子，怎么到我就变成了丑小鸭？还是一只永远没有希望变成天鹅的丑小鸭。

老天爷，求你再让我死一次吧，我不贪心，至少给我一点点活下去的希望吧！如果可以给我一张美丽的脸，我可以咬咬牙当个男的，耽美也可以忍受啦！

我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到，四肢挥舞，全身抖动，哭得稀里哗啦的，差点在那个 F 杯大咪咪上窒息而亡。



F杯手忙脚乱地把我放在床上，声音很惊恐：“夫人，十二小姐还是不肯吃奶！”

那个夫人眼泪喷薄而出，脂粉一道道抹开，我闭上眼，不忍再看，直接坠入黑暗中。

再次醒来的时候，眼前坐了个男人，长相普普，一身蓝衣，勉强称得上温文儒雅。他很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肌肤（无论如何，婴儿的皮肤总应该是幼嫩的，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了，我现在就去撞豆腐），眼角含泪地说道：“丁丁啊，你是爹的命啊！你要是不在了，爹也不想活了！”

我心头一热，这样狗血赚人热泪的话我以前只在八点档肥皂剧里有幸听闻过。

现在的爹略略粗糙的手抚过我的肌肤，我不由自主地瑟缩了一下，想要躲开他的触摸，他却把我抱得更紧。

那个自称是我娘的丑女人从爹身后冒出来，她低声啜泣道：“丁丁，活下来吧！娘给不了你啥好东西，只求你能陪娘活下去……”

真正声情并茂、催人泪下。我仿佛置身聚光灯下，这样的苦情大戏一年不知要演几出，却从无机会在自己身上现场直播过。

太有意思了，老天和我开的这个玩笑简直比TVB的台庆大戏还要令人热血沸腾。像我这样精彩的人清冷地活在这个花花世界上，许是连老天爷也看不下去了吧，非要送我这么一份大礼？！

我在现任爹娘极度担忧惊讶的眼神中哈哈大笑，真爽快，上辈子几时能这般痛快地笑一回？

我便是那天生的演员，前世在戏中扮着别人，今生就在戏中扮演自己。至于念念不忘的美丽嘛——

我决定相信美少女是可以养成的这条真理。先天不足后天补，只要我能多像我爹一点，就算永远和倾国倾城绝缘，至少也能打扮成个清秀小佳人。更何况我还有二十一世纪最先进时尚的化妆绝技呢！

我探头看看自己的身材，大概还不到一岁吧。还有很充裕的时间执行我的美少女养成计划。

希望回归，我不想死了，肚子立马饿了，哼哼唧唧地要找吃的。不过可怜的孩子的话

言没有人听得懂。我只好愤怒地含住我爹的手指，重重咬了一口。

“啊，丁丁咬我呢，奶娘，她是不是要吃奶啊？”

呀，老爹你太聪明了，太可爱了，我真是爱死你了。从这一刻起，我决定原谅你的遗传基因不怎么样的错误，虽然这个错误实在不怎么应该被原谅。

吃饱喝足，我心满意足地在奶娘（就是F杯啦）怀里呼呼大睡。

至少我家条件还不错的说，请得起奶娘，说明不穷。好歹也是个十二小姐，不过爹你老人家也太会生了吧？我看你也不过就二十五岁上下嘛！

算了，不穷就好，我最怕过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了。要是现代，好歹还有个民政局、福利署什么的，穿越到古代，没钱就不是开玩笑的了，马上就会活活饿死的，何况我还只是个很脆弱的小婴儿。

阿弥陀佛，幸好幸好！



在奶娘怀里待了一段时间，偷听我娘和奶娘的聊天，我发现，我已经有一岁了。因为早产的缘故，身体不太好，隔三岔五地生病。另外我们家姓丁，是洛安城里的大家族，富贵程度请大家自行想象红楼梦里的贾府。

这个身体原先的主人大概先天不足一命呜呼了，我稀里糊涂地就穿到了她身体里。

让我一直不愿意面对的是我这张脸，但更让我晕的是身体也差，当然这还不算什么，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呢。

我竟然不是什么千金小姐，只是偏房庶出的，挂了个好听的小姐名头而已。难怪我从来没见过过别的兄姊，十二不过是家族里的排行罢了。

这个悲惨的毁灭性打击源起于多年前，我现在的爹的妈妈嫁给他的爸爸做了二奶。我完全可以自行想象这台老掉牙的八卦戏剧情，一言概括——偏房不容于正室，受气的庶主子从此不见天日。

一转眼间富贵梦成空，从九天仙界直坠十八地府，怎一个惨字了得？





可我凤菲菲是什么人？我可是天生的美女，天生的明星。如果没有美丽那活着还有什么劲？就算不能因为美貌一鸣惊人，那我也一定要与众不同，就算是别人眼中的妖孽，我也要做个风风光光的妖精。

于是——

一天后，我试着叫了声“爹”，我爹我娘激动地抱头痛哭。

一个月后，我健步如飞，并因进步过于神速吓出爹娘一身冷汗。

半年后，我口齿伶俐，对答如流，别人望向我的目光中闪烁着无数红心。

一年后，我已识字无数，丁丁小妖之名传遍全府，轰动洛安。



时光流逝，不知不觉我已经两岁了。除了爹娘奶妈，我基本上没见到过别的人。这一天，老夫人竟然破天荒地点名召见我。

富丽堂皇的厅堂上，老夫人独坐在正上方，丫鬟林立，一众晚辈肃然恭立在下首，只是左看右看，没看到我的爹娘。

老夫人就是老夫人，面目还称得上是慈眉善目，气质雍容华贵。体态容貌完全是贵族老太太的标准化脸谱，十分缺乏想象空间。

“这个就是全城传得沸沸扬扬的小孩？”她意似不信，可能觉得我长得太不起眼。

侍立一旁的慈和中年妇人（据说是我的二伯母）恭恭敬敬地欠身回答：“老祖宗，正是这个孩子。”

“你过来让我瞧瞧。”老夫人朝我招招手。

我直觉地意识到，机会来了！

脸上堆起一朵纯洁无邪的笑容，自觉全身每个细胞都透出小精灵般的天真可爱，奔过去扑入她怀里，甜甜蜜蜜地叫一声：“祖母——”

老夫人明显怔了怔，身体僵了下，渐渐放松了线条，伸手搂住了我细细端详。就不信你不吃这一套，我笑得更加天真无害。